

傅
荻

大刀喋血

5



大刀喋血

傅荻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大刀喋血

傅 荻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19 千字

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2,000 册

书号: 10355·704 定价: 1.10 元

目 录

一	高岛少将和板本大佐·····	1
二	江城沦陷·····	10
三	英国轮船上的中国水手·····	22
四	归元寺奇遇·····	36
五	拳击亨利·····	51
六	夜闯藏娇楼·····	61
七	宪兵司令棋高一着·····	72
八	哨卡枪声·····	79
九	汉阳树下的歌·····	89
十	新开张的晴川阁酒家·····	98
十一	风雪夜来人·····	109
十二	劫 刑 场·····	117
十三	新市场的刺客·····	131
十四	智取太和洋行·····	143

十五	欲擒先纵.....	158
十六	全城大搜捕.....	169
十七	激战狗叫坡.....	177
十八	楚天忠魂.....	183
十九	尾 声.....	196

一 高岛少将和板本大佐

夜深沉。稀疏的星辰挂在天际，闪动着微弱的光亮。夹带着凉意的秋风，时紧时慢地从狼牙峰吹过来，从黑魑魑的野猪垭的空中扫过去。

这个有一百四十几户人家的野猪垭，漆黑一片，万籁俱寂。偶尔传出的几声狗吠，更使这黝黑死寂的村落增添了几分阴森。自从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司令部驻到垭里以后，垭里的老百姓提心吊胆地熬过了三十六个日夜。在这一个多月的日子里，垭里的男人少了三分之一，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女人全被鬼子奸污，泪水泡涨了老人们多皱的脸，惊悸攫着女人们忐忑不安的心，鲜血浸透了垭外的荒地，死亡的恐怖时刻笼罩着毫无生气的村落。在那一间间破烂的草房里，人们祈祷着上苍保佑大家平安度过第三十七个黎明。

穷人们在血与泪中熬煎，却喜煞了垭里的大地主鲁二蛇。这个集奸诈凶残于一身的大恶棍自从投靠日本兵以后，穷凶极恶地迫害垭里的穷老百姓，心甘情愿地叫老

婆、女儿、姨妹、小姑和日军官佐同床共枕。所以，深得日军的欢心，特意把混成旅团司令部作战室设在他家。今夜，作战会议就要在他家客厅里举行。为了博得日本人的好感，他指挥二十几个佣人，杀鸡宰猪，买烟备酒，忙乎了一整天，只等日军作战会议一散，便把这些美味佳肴源源不断地送到会议桌上。

夜晚八点钟，混成旅团各联队军官全部到齐。厅里房梁上垂下来的汽灯下面，聚集着三十九个肥瘦尖圆的脑袋，雕花的檀木条桌旁，挺坐着高矮参差不齐的将校官佐。

在一把雕龙塑凤的太师椅上，坐着混成旅团长高岛少将。他六十出头，满头银丝，扁平的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尽管他从军征战已三十五个春秋，但战场的硝烟并没有使他白皙的皮肤改变颜色，远远看去，他的文人气质有余，而武将风度不足。就是这个以中国三国时周瑜自喻的“儒将”，却亲手劈死了四十六个中国青年。他那副文质彬彬、学者风度的外表下面，狂奔着一腔法西斯的热血，跳动着一颗对天皇无比虔诚和对中国人民刻骨仇恨的心。他经常笑眯眯地说：“朝鲜人和中国人的骨架最酥，一刀劈下去，并不费劲，就把他们砍成了两半，实在叫人好笑！”现在，这个杀人恶魔主持作战会议，无疑预示着一场新的灾难又要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。

高岛掏出镀金怀表，右手的中指轻轻地弹着桌面，正在高谈阔论。各抒己见的军官们霎时刹住了话头，几乎是

在同一时刻，把头偏向了少将。几十双敬重的目光一起盯在旅团长扁平的鼻梁上。

“该说的都说了，该议的也都议了。”高岛慢悠悠地说，毫无光泽的眸子缓缓地从一张张肃穆的脸上移过。

“我向来不喜欢桌面上的空谈，历来重视战场上的实战！进攻武汉的战斗，其重要性，不言自明，占领了九省通衢的要塞，就等于给国民党的脊梁上捅了一刀。大家都记得我在作战会议上多次重复过的那几句话：兵家之争胜在谋，将帅之威全在猛，临战之备务必细，战端既开贵在速。眼下，天皇陛下在东京眺望全旅团将士，你我只有肝脑涂地，拚死一战，以效皇恩！我要再次庄严宣布：胜者赏，败者罚！当然喽，我愿在座诸位全都受赏，而不愿见到受罚之人！”他微微一笑，中指又轻轻地敲了几下桌面。

“受罚不是皇军的传统，胜利，永远胜利，才是我们的光荣！”说话的是板本大佐。他是高岛的得意门生，今年四十有七，一副相扑运动员的身材，黑油油的脸上傲气十足，有神的眸子，高耸的浓眉，微撇的嘴角，使他的气质与在座的军官明显的不同。他虽只是个联队长，但他敢抢先发言，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在军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“言之精粹！言之精粹！”高岛向板本投去赞赏的目光，微翘的嘴角露出了几丝笑意。“胜利二字向来是和皇军联系在一起的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失败！也不可能失败！”他那因缺少睡眠而苍白的脸上突然涌上了一片红晕，沙哑的男低音猛地拔高，肋骨条条的胸脯倏地挺起。

“为天皇陛下，为大东亚共荣圈，为武运长久，拿下武汉！”他枯瘦的双拳紧攥胸前，黯然的眸子中突然射出了光彩。

“为了天皇，拿下武汉！”众军官霍地站起，手按刀柄，目不斜顾，声震屋宇。

看到会议散了，鲁二蛇立即吩咐佣人将酒菜送到桌上，已是饥肠咕噜的军官们，看到这些美酒佳肴，一个个迫不及待地端起了大碗小碟，虎咽豪饮。唯有板本起身离席，急冲冲地离开了客厅。

客厅外是个小花园，板本的属下，讨伐队队长东平一郎早已在外等候。

“联队长，进攻武汉的日期定了？”东平一郎高出板本一个脑袋，长满酒刺的脸上好象蒙上了一层灰垢，歪向右边脸颊的鼻梁使他的五官比例失调，厚唇大嘴，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评书中“血盆阔口”之类的人物。

“定了！”板本勒勒鼓鼓的肚皮上的腰带，“后天早上九点，全旅团统一行动，我们联队是进攻汉口的先锋队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得马上赶回联队，把作战计划再推敲一下。带马！”

“联队长，还有五里夜路哩，吃了饭再走吧！”东平一郎讨好地说。

“是作战胜利重要，还是吃饭重要？！”板本背着手，拉长了脸，口气冷峻严厉。“为天皇陛下，我可献出心肺肝胆，岂在乎一二顿饭！”

“哈咦！”一刹那间，东平一郎脸上的笑意全部消失，转身跑去牵马了。

在这短暂的空闲时间里，板本借着客厅里射出的灯光，俯身观赏着园内的几株秋菊，不禁引起了脑中的思绪。

“菊花开了，又是一片秋色！在中国，这是我的第九个秋天了！”板本在心里默默叨念着，几丝凄怆浮上了眉宇，游近了眼角，爬到了额头。“哎，也不知在东京的妻儿此宵何景罗！人各一方，音讯难传，也只有对菊托情了！”这个强悍的大佐，面对秋菊，感慨万端，竟萌发了思乡思亲之情。

“望菊思乡耶？”高岛不知什么时候轻足走近，呆怔的板本竟全然不知，直到少将发问，才把他从恍然中惊醒。

“看见菊花，就想起了樱花。”板本赶忙立正，并没有正面回答旅团长的提问。能言善辩可算是他的一大特点。也许正由于他文武兼备，所以，特别受到高岛的器重。

“说得极妙！”高岛笑咪咪地拍着他的肩膀，“不过话还没说完，想起了樱花，就想起了天皇，就想起了胜利！”

“是。将军！”板本尊敬地望着眼前的上司，虎气生风地回答：“樱花、天皇、胜利，这是鼓舞我作战的神灵！”

高岛突然降低声音：“思绪长上翅膀，飞向东京啦？”

刚才还雄赳赳的板本，此时垂下了高昂的头，象做了一件错事一样，满脸愧色。

“马上要开战，脑袋飞向东京可不好啊！”少将虽是责备的口吻，但话语并不迫人发怵，而是喷责中夹杂着体谅、偏爱，甚至还有少许温存。“你的当面有五万国民党正规军，可你却只有六千人，主帅此时分心，大错特错呀！”

板本毕竟是见多识广的战将，他没有让自己这种窘态继续暴露在上司面前。大约过了两秒钟，他又恢复了傲然自负的神情。“板本思乡更激起征战的斗志，六千皇军定可战败五万国民党正规军！”

“雄心可慰，壮志可贺！但切不可轻敌！”少将语重心长，叮嘱再三。“板本，你不要疏忽哟！做为一个指挥官，轻敌和疏忽往往会让胜利溜掉！”

板本矜持一笑，撇了撇嘴角，原来笔直而立的双腿稍许拉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距离。“旅团长，我和国民党的部队打了大小十几仗，仗仗大获全胜！”说到此，他开朗的脸上突然沉了下来。“说实话，如果前面是五万八路军，那就有些麻烦。可现实是，前面是五万惊弓之鸟，乌合之众。对国民党，我向来以少胜多！”说着，他的脸色又由阴转晴，爽朗地笑出声来，油光光的脸上神采奕奕。

“有气派！有气派！”高岛摸着鬓角银丝，深吁了一

口气，颇为感叹地说：“我见老了，不能临阵厮杀！望你象蛟龙出水，猛虎下山，尽忠天皇，誓死报国！”

“不拿下武汉，我拿自己的人头见您！”板本双手握着军刀，咻哧跪倒在高岛面前。

高岛伸出颤栗的双手扶起板本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有此铁血肝胆，武汉指日可克！为了你进攻顺利，我派飞机支援你！你要猛！要狠！不让国民党喘气！占领汉口后，立即给我拍电报！”

“哈咦！”板本跨前一步，皮靴碰响，杀机毕露。

东平一郎牵着两匹马走过来，板本向高岛敬礼，旋身上马，直向联队驻地奔去。片刻功夫，两匹快骑就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，高岛自言自语：“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！”说罢，他大叫一声：“规部！”

规部少佐是他的侍卫官，听到叫声，就知道上司叫他的原因，忙放下碗筷，双手捧着少将的军刀飞快地跑出客厅，毕恭毕敬地递到高岛手上。

高岛抽刀出鞘，汽灯光照到刀刃上，寒光闪闪。这把战刀是山本五十六将军在他六十岁生日时送给他的，他以此为荣耀，常挂身边。以往，每逢一次大的战役之前，他总爱吟诗舞刀，以抒情怀。现在，武汉之战即将开始，面对庭院秋菊，斑竹倩影，他禁不住又要放歌狂舞一番。

金戈铁马兮，

三十春。
征战疆场兮，
任驰骋。
皇军神威兮，
撼四方。
主帅发狂兮，
英名扬。
对酒当歌兮，
剑光闪。
捷报飞传兮，
慰天皇。

高岛边歌边舞，神采飞扬。唱到动情处，声调激越亢奋，刀光缭绕。在客厅里吃喝的军官们听到主帅的歌声，都纷纷起身，走到庭院中，无不被高岛临战前的豪情所激励，一个个拔出军刀，加入了歌舞的行列。一时间，花园里刀光剑影，歌声嘹亮，群魔乱舞。

就在高岛带领军官月下酣歌的时候，板本回到了联队驻地野猪埡。他立即召开了小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，再一次审议了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，等到把该办的事情办完，不觉天已拂晓，他才感到肚子里饥肠翻卷，困乏难支。

“东平一郎！搞点吃的来！”板本手撑着头，朝室外叫了一声。

应声而进的并不是东平一郎少佐，而是随军歌妓福田枝

子，她双手端着一大碗面条，诚惶诚恐地走进来，把碗轻轻地放到案头上。

板本抬起头来，很是诧异地问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福田枝子弯着腰说：“是东平一郎少佐叫我给您送面条来的。”

板本并不急于进食，而是眯着眼，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女人。她顶多二十六七，中等身材，五官端正，发髻高卷，刘海垂在额前。绛红色的和服裹住了丰满的躯体，冲淡了微黄皮肤给她面颊带来的黯色。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。特别叫他动情的是她的和服的颜色，在东京时，他常带着也是穿着绛红色和服的妻子出入大街小巷，楼堂戏院。福田枝子这身打扮又勾起了他对东京爱妻的思念，也激起了他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发泄一番的欲火。

“东平一郎真是摸透了我的心思。”板本在心里默默地想着。顺手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福田枝子望着狼吞虎咽的板本，嘴唇轻轻地蠕动着，一股清清的唾液流出了嘴角。这些天，联队的士兵把她缠得没吃上一顿安静饭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现在，她头昏目眩地站在那里直打颤。

板本吃完面条，身上顿时恢复了活力，他解去腰间的皮带，伸了个懒腰，沉着脸，逼进福田枝子。

“联队长，我……我太饿了……”她可怜巴巴地央求。

板本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，双手拦腰将她抱住，

动手就去解她的和服。

二 江城沦陷

清晨，天幕低垂，墨云如盖。几缕阳光从云缝间挤出来，照到了秋风萧瑟，芦苇摇曳的原野上。南去大雁的声声啾鸣，随风飘落的枯枝败叶，使人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冬天的凄冷。

在湖北黄坡县城左右几十里的地方，到处都是日军的队伍。在荒芜的田地上，板本加强联队已作好了进攻前的一切准备：二十六辆装甲车一线摆开，山炮、平射炮的炮口全部对准了国民党军队阵地上的目标，六百多名骑兵拔刀在手，跃马欲奔，步兵个个荷枪实弹，只等指挥官的进攻令。

在板本联队的后面，星星点点的村寨里，烟雾腾空，火花四起，撕人肺腑的呼救声不时传来，证明日军正在那里洗劫。在板本联队的四周荒丘上，四十多名中国青年被开膛破肚，鲜血染红了土丘，草丛中散落着人头、手指、心肺。在板本联队中央的草地上，横七竖八地躺着三十多个赤裸的中国妇女的尸体。板本为了祭奠以前阵亡的日军，为了让士兵激战前寻个开心，下令杀害了这批无辜的中国老百姓。

在大炮阵地后面，板本正在马上看地图。东平一郎骑

着一匹白马，用衣袖擦拭着军刀。在他俩后面的一匹灰马上，坐着风流倜傥的翻译哈通天。他蓄留分头，身穿灰白色西装，因酒色过度，他的脸颊有些苍白，眼角的鱼尾纹和三条深深的抬头皱，与他二十八岁的年纪有点不相称。

板本的目光离开了地图，右手摸着圆滚滚的肚皮，望着即将进攻的前方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我在中国大地转战数载，现在，终于要进攻中原重镇武汉了！”

东平一郎环视着联队的阵容，比例失调的脸上露出了骄横的笑意，一颗颗酒刺上挥发着傲气：“联队铁流冲向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缺口！再过不了多久，大日本皇军的马蹄就要踏响武汉的马路！”

一向善于献媚讨好的哈通天，赶忙插话：“攻占了汉口，高岛旅团长定会报请冈村宁次司令官，给联队长加官晋级。到时候，联队长可要在会宾酒楼请客啊！”最后那个“啊”音说得飘飘忽忽，连着转了三个半弯才刹住。

板本微微点头，黑油油的脸上一片喜色。对于即将开始的战斗，他毫不怀疑会取胜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汉口垂手可得，和国民党交战的经验告诉他，胜券总是稳操己手。刚才哈通天的几句溢美之词，恰到好处地说到了他的心坎上，他对自己目前的大佐军阶是极为不满的，巴不得早一天跻身于将帅之林。武汉之役是他晋级提衔的良机，只要他一踏上三镇的土地，他坚信将星就会向他飞来。憧憬五彩缤纷的未来，他有些陶醉了。他摸着鼻孔下的一撮仁丹胡，一时诗兴大发，朗朗念道：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
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
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
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，
烟波江上使人愁！

念完诗句，板本笑盈盈地接着说：“唐朝崔颢的这首‘黄鹤楼’，写得极妙！攻占了武汉，国民党可真要愁上愁罗！哈哈哈……”

笑声未停，东平一郎赶紧奉承：“老师既有大将之风度，又有诗人之文采，世之奇才！难怪冈村宁次司令官和高岛将军对您倍加器重！”

哈通天油头直晃，故作惊讶：“真了不得！真了不得！大佐阁下能把唐朝一无名之辈的诗句背诵如流，真乃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啊！”

板本虽然作战骁勇、性格凶悍，但极喜欢别人逢迎赞颂，东平一郎和哈通天可算是摸透了他的脾气，马屁恰到好处地拍到了点子上。

“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是我为天皇建树奇功的日子！哈哈哈……”板本仰视天空，骄矜自得地大笑。